

1. 耶稣会传教士东京修会会长勒鲁瓦耶(le Royer 神父致他的兄弟勒鲁瓦耶·德·阿尔西斯(le Royer des Ar-six)的信

(1700 年 6 月 10 日于东京)

我至亲的兄弟：

主内平安！

我向你保证，能在我们所处的远方得到你们的消息而且有机会让你知道我们的情况，这于我是巨大安慰。在最近几封信件到我手里之前，我有多年没你消息了。不知道我写给你的信是否都到了你手里；正因为此，如你发现我先后到达的不同书信中重复了一些同样的话，你不必惊讶。我们宁愿费点力气多写几次——这也许会使朋友们高兴——也不愿猜疑朋友们是否已获悉我们希望告诉他们的事。因此，别厌倦给我们写信，多写几次，通过不同的船只寄来；这样，在一种途径上可能误投或丢失的书信总可以通过另一渠道送达。

我到东京已有八年。正如你在所有地图上都可看到的，这是位于中国和交趾支那之间的一个王国。在历经极其漫长艰难的航行之后，我与伙伴巴尔戈 Paregaud 神父于 1692 年 6 月 22 日到达这里。既然你希望知道我的工作及这个国度中宗教状况的某些特别之处，我自然乐意满足这一意愿，因为它与你的虔诚和友爱是如此吻合

——正是这种友爱才使你关注与我有关的一切。

东京长期以来就是我们在东方最繁荣的传教地。我们修会的亚历山大·德·罗德 (Alexandre de Rhodes) 神父和安东·马尔盖 (Antoine Marqués) 神父率先于 1627 年创立了这块传教地。上帝降福于两位使徒的业绩：在不足三年时间里，他们为约六千人施了洗礼。三名在百姓中颇有声望的和尚也在其列，在经人完美无缺地授以我们圣教的一切奥义后，他们成了出色的讲授教理者，为传教士讲授福音出了极大力气。

崇拜偶像的术士不安地看到自己的信徒争相信仰基督教，便不遗余力地使其失去威望而且使传教士见疑于国王。他们不知怎么就得逞了；传教士们在那里呆了三年后最终被赶出了王国。三名归依的和尚悉心照顾新人教的教徒，他们做得如此虔诚，以至当神父们次年重返东京时发现，他们的信徒中又增添了四千名新人教者。上帝不容许传教士离开得更久。国王几乎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术士的欺诈，因此很高兴看到亚历山大·德·罗德神父与其伙伴们返回，准许他们在全国传播福音。他们做得如此成功，东京的基督徒达到二十万。目睹这一奇迹般的发展，那些最依恋偶像崇拜的王国显贵站到了久已求他们反对福音宣传者的术士一边，向国王抱怨新宗教的发展，竭力向他指出他们所断言的外国人在他王国定居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祸害；国王被迫禁止基督教并再次驱逐传教士。从此，人们开始迫害基督徒，福音宣传者只得隐匿起来，但宗教仍坚持着，而且多亏上帝，新人教者人数未减。

鉴于东京不容许传教士存在，我与伙伴到这里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藏匿起来。靠了上帝的特别帮助，我们达到了目的。历经千难万险穿越新化 (Tanhhoa) 省后，我们进入了位于交趾支那边境的又安 (Nhean) 和布政 (Bochoin) 省。

新化省，原书作 Province de Tanhhoa，当时越南行政区尚无省建制，此“省”应作“府”或“县”。但本书均称“省”。现不拟改正，以下之“省”均不改。——中译注

我们发现两省教务极度废弛，许多基督徒已有十年或十二年未领受圣事。我无法向你表述这些善良人见到我们时的欢乐。他们急不可耐地前来领圣体，人们还看到他们从大老远赶来望弥撒、领受圣事。尽管我们很想在这里多呆些时日以安慰教徒，但我们在这两省只呆了四个月，因为有人召唤我们，让我们转移到东部省；在那里我们发现了差不多同样的需要。从最初几年直至如今，我们几乎走遍了王国所有省份，成功地不少原本不信基督的人行了洗礼，并为一大批基督徒行了圣事。我保留着洗礼、忏悔和领圣体的人数的准确记录，在信末我将给你提供数据。

东京的百姓是有思想、懂礼貌而且是温顺的，不准把他们争取到基督一边，因为他们对其佛像并不依恋，对邪教术士更鲜有尊重。此外，他们习俗纯朴，并无其他东方民族沉湎其中的明显恶习。他们实行多妻制，男人有权休掉不称心的妻子，还有变男人为太监的残忍习惯；只有以上数端是确立基督教的障碍。多妻制和变男人为太监的习惯只涉及少数有身份的人：即那些不会因孩子众多而担忧并希望把他们培养成王国第一流职务担任者的人。至于休妻和另外娶妻的权利则另当别论：只要女子不生孩子或被认为脾气不好，就可被休掉；这是百姓中也通行的习惯，因此是基督教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碍。

尽管此地不准公开布讲福音，基督教却仍很繁荣。多数显贵尊重这一宗教，倘不是顾忌丢失职位和财产，其中许多人甚至会信教。我们欣慰地看到，农村和林区有些一两千人的小镇全部信仰基督教。我毫不怀疑，倘若近来严重损害这块繁荣的传教地的动乱完全结束，传教士们能和平地和睦相处，再加上足够数量的传教士前来投入这项伟大事业，基督教不用几年便可成为此地占支配地位的宗教。

至于我是如何生活、如何从事拯救灵魂工作的情况，既然你仍渴望知道，我便如实地以对兄弟说话的方式告诉你。只要我们在公众前稍一露面，便极易因外貌和肤色被认出来；因此，为不使宗教招致更大迫害，就必须尽量隐匿起来。我每天或是躲进一艘船里（晚上

我出来访问沿河的村子)，或隐居于某幢偏僻的房屋。

当我拜访基督徒时（在山区和森林里仍有许多信徒），我通常都有由我供给一切的八至十名讲授教理者随行。他们和我们一样养成了容易知足的习惯。下面便是我们的时间安排：我整夜工作，而且可向你保证，其间极少有空闲。当我不听忏悔或不给已忏悔者授圣体时，我便调解纠纷、制订章程或解决讲授教理者们未能解决的难题。临日出前做完弥撒后，我便回到船上或回到作为我藏身处的屋中。夜间休息的讲授教理者们白天工作，而此刻我则或祈祷、或研读、或休息。他们的工作是向不信教者宣传，激励先前的基督徒并使其做好领受圣事的准备，向孩子们讲授教理，使初学教理者做好受洗准备，探望病人以及其他一切未必绝对需要圣职身份的工作。访问一个村子以后便转移到另一个村子，再开始同样的工作；因此，我们始终在行动中。

我亲爱的兄弟，你的好心和亲切的友爱或许会使你认为，在艰苦的工作中与农民及通常是底层小民在一起，或者在一种比工作更艰难更苦行僧般的退省中度过一生是该有许多抱怨的。但是，如果我们向你表达我们的某种艰辛，那么只有上帝知道我们从中获得了怎样的慰藉。此种慰藉似乎值得最入世的人们所羡慕——如果我们让他们体验一二的话。至于我，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我在法国从未有过像在东京这般的满足。说实话，这里只有上帝，而且必须时刻防止企盼或向往其他东西；然而，能以一颗没有任何眷恋可使其迷惘的心真诚地说出“*Deus Meus et Omnia*”（我的上帝和我的一切），而且在灵魂深处听到上帝对这一真挚慷慨的保证的回答，这该是何等快乐！人们绝不会因没有一眼就见到作为上帝存在明显证据的神佑迹象而讨价还价。上帝可以说把一切都赐给了我们，正如我们愿把一切交给他一样；人们在现世获得的诸多享受等于或超过人们为敬爱上帝而奉献的一切。这是我必须为仁慈的主作证的，尽管我负罪地感到自己尚有那么不诚之处。

对基督徒新一轮的迫害在此地掀起已有四年。它发端于 1696

年 8 月。国王发布敕令禁止臣民信奉葡萄牙人的宗教（这是人们在东京对基督教的称呼），并命令所有信教者不得再聚众祈祷、不得佩戴圣像和圣牌。国王还命人拘捕各处发现的外国人。我们讲授教理的首领已被下狱并戴上了镣铐；不久前国王特许留居东京的我修会神父艾未大 (Vidal) 和塞盖叶拉 (Séguéyra) 与其他人一样接到了立即离开的命令。甚至可以说他们受到了更严厉的对待，因为当被告知国王命令时，塞盖叶拉神父已病情垂危，而人们仍强迫他立即启程。但是上帝及时酬报了他：他奄奄一息地被扔在一条船里，两三天后便去世了，就这样完成了他作为使徒的光辉历程。

国王敕令首先使信徒们惊慌，同时也使传教士们沮丧，因为他们旅途中几乎找不到任何人敢在家中接待或藏匿他们。当时我正在走访东部省份，有约两个月时间，我把自己关在一个极为阴暗的所在，除为我提供这一避难地的屋主外，任何人不知道这一点。在北方省，几乎所有教堂和讲授教理者的房屋都被推倒了，有些地方甚至还虐待基督徒；不过在其他多数省份，地方官们要温和得多。他们仅把国王敕令下达给村长们，以便让基督徒小心留神，不要以公开的违旨行为刺激国君。

有人肯定地告诉我，拥有众多基督徒的又安省省督在与其他地方官一样接到公布敕令的命令后竟敢劝告国王，说他久已认识基督徒，但从中从未发现有不愿为其效力者；还说他的部队里有三千余名士兵信奉这一宗教，他从未见过比他们更勇敢更忠诚的人。据传国王爽直地答复说，他不能撤销他已签发的敕令，但要由省督们考虑哪些是符合国家利益的，而且在特殊场合运用敕令时可由他们便宜行事。因此，这场迫害并未造成人们原本有理由担心的那种不幸后果。

这些动乱发生的前一年，我失去了巴尔戈神父这位亲爱的伙伴。他曾负责东京最大的教堂之一。他获悉离他住地两天路程以外的山区里有许多信徒多年未见过传教士，便决定去看望他们。大家竭力劝他改变主意，因为当时正值盛夏，而那里空气和水如此恶劣，几乎只有当地居民才能生存。神父心里却只有虔诚和这些可怜的被遗弃

者。他走了几个村子，几名讲授教理者病倒了，不久他本人也觉得染了病。但他继续自己的使命，整夜听人忏悔。然而病情变得如此严重，使他只得让人把自己送回教堂。我当时离他住地有三天路程，他把我叫去替他行临终圣事。我在他临终前夜到了那里，发现他极度虚弱，但却惊人地安谧，始终与上帝心心相印。他让我尽快为他行圣事，并以对上帝的敬爱感激之情领受了它，使所有在场的人与我一样都为之动容。他在与造物主会合的强烈愿望中极安静地度过了当天剩余时间；入夜时分病情加剧，1695年7月5日凌晨二时许告别人世。这是一位不倦地工作且极其苦修的传教士。他是如此热忱，以至总觉得工作不如他希望的那样多——即便已经忙得焦头烂额时也这样想。当问题涉及让人认识和热爱上帝时，其余一切对他都不重要了。他要让上帝（在人们心中）变得越来越完美；这一意愿使他发誓在一切事情中都要做得至善至美，都要做得最能让上帝获得光荣。所有被他令人赞叹地关心过的基督徒都悼念他，而且至今仍沉痛地怀念他。对这块只有少量使徒的传教区来说，这是巨大的损失。

目前我是惟一在东京的法国耶稣会士。我与葡萄牙神父们在一起，他们对我的善意和仁慈是我难以向你表述的。你只要知道如下事实便可对此深信不疑：在耶稣会东京修会会长费雷拉神父去世后，他们让我接替他的职位照管本传教区——尽管我曾竭力推辞这一令我感到如此不能胜任的职务。

我还要如我许诺过的那样，向你抄录自我进入这个王国以来，我在四处奔走中所做的主要事情的摘要。1692年10月4日我和我的伙伴在主教大人的允许下开始代理传教士职务。自即日起至1693年12月14日我们为1735人施了洗，其中有1117名成年人，618名孩子。我们听了12693人的忏悔，还为12122人授了圣体。

1694年我为467名成年人和296名孩子施了洗，听了7999人的忏悔，为6652人授了圣体。

1695年我为435名成年人和407名孩子施了洗，听了8747人的忏悔，为7337人授了圣体。

1696 年，尽管我们因受迫害而只得比平常更隐蔽地生活，我仍为 218 名成年人和 170 名孩子施了洗，听了 5671 人的忏悔，为 3885 人授了圣体。

1697 年 迫害仍在继续 我为 247 名成年人和 297 名孩子施了洗，听了 5673 人的忏悔，为 4593 人授了圣体。

1698 年 我为 310 名成年人和 425 名孩子施了洗，听了 8662 人的忏悔，为 6695 人授了圣体。

1699 年 我为 282 名成年人和 331 名孩子施了洗，听了 8649 人的忏悔，为 7423 人授了圣体。我们神父中有好几位的施洗人数和听忏悔的人数超过了我。

亲爱的兄弟，我们就是这样用时间来培植基督的遗产，而且每天都在为它培养新的仆人。

至于你，上帝并未指定你像我们一样做归化非基督徒的工作，但你应时常为他们祈祷，要以力所能及的各种方式支持我们，尤其是你不能忘记必须全心关注你自己的圣化；我们则竭力要全心关注众生的拯救。

噢！尽管我们对他们充满善意，此地可怜的基督徒们得到的神佑与你们在欧洲所得到的是何等不同！你们只要愿意就可上帝之路上前行了！然而不容置疑，上帝对你们的要求也会因此而严厉得多。

在我们所处的遥远之地，以我这把年纪，以我这副常受病魔折磨的衰弱之躯，我不相信此生中我们还能相见。然而，我亲爱的兄弟，倘若我不设想上帝将怜悯我们，不设想只要我们在各自使命中坚信它圣宠的魅力，我们就将有幸永远与上帝同在，那我将会多么痛苦！

为此，请允许我让你忆及我们在一起时我多次告诉过你的话：

1. 永远不要把事关永福的一切与其他任何性质的利益相提并论。用我主的话说（《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倘若失去灵魂，一个人获得其他一切又有何用？敬畏上帝吧，永远别让它不快。你要养成

以信仰的眼光看待上帝的习惯，将其视为你一切言行的见证。把你的作用奉献给它，以使上帝快乐为目的行事；在一切行动中听从上帝支配；放心地投身于如此仁慈的主的怀抱吧，常祈求它恩赐你爱，在一切场合顺从它令人崇拜的意志。

2. 关于修建住宅和建立家庭，请不要忘记上帝是一切财富之源；**廉洁、真诚、正直** 对宗教神圣戒律牢不可破的依恋 这是人们为稳固地建立并维持家业所应采用的真正手段；相反，不公正的行为只能导致失去荣誉，甚至往往失去财产。你要确信，个人的谨慎是远远不够的——不管他声称有怎样的天才；当上帝听任他自行其是，任凭他由其品行支配时，那么，才智只会使这种上帝所弃之人犯更大的错误。如果说上帝有时容许一个不公正的人成功，它却不容许他长久享有不公正地获取的财产。一旦上帝不愿其继续拥有，一个家庭便会很快陷入困顿，其财产也将很快消失。

3. 尽你所能对他人行善，但永不对任何人施恶。把纷争视为可能降临在你头上的最大不幸而予以避免，同时要如同上帝在你心中般地保持安宁。这种安宁是上帝之赐，所以你要常常向它祈求，因为只有当上帝为你保留时你才能享有它。如果你突然遇到什么麻烦，就应尽量有条不紊地处理，但永远不要用欺骗和伪善去维护正当的权利，因为这样做上帝便要抛弃你，而且尽管你有正当权利，你仍会支持不住且陷入困境。

我亲爱的兄弟，这便是世间最眷恋你的一个人请你常常思考并予以实践的一切；正如你能想像的，这个人虔诚地关注你的永福，犹如关注他从如此遥远之地赶到这里寻找的偶像崇拜者们的永福一样。

2. 东京修会会长勒鲁瓦耶神父的第二封信

(1707 年 12 月 15 日于东京)

在我去年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中，我向你谈了一名叛教者向国王呈递的针对该王国主教及传教士们的诉状。这份诉状特别提到了我，因为诉状中标明了我进入该国的时间、我所采取的藏匿办法、我所走过的以及目前正在经过的省份。这一开始于 1705 年 10 月 19 日的事件，直至 1706 年 9 月 8 日由国王委派审查此案的省督下达判决才得以结束。无非是让主教们、传教士们及被指控接待过他们的几个村子费了点钱罢了。

叛教者丝毫没谈及我的躲避地点，因为他虽曾搜查但未能发现，何况事实上四五年来，我一直坐船在这片极广宽的区域穿梭而并无固定住所。因此，没有任何村子被（诉状）提及，也无任何村子因我而遭罪。现在一切都相当平静。不久前只发生过对主要省份之一的几个信奉基督的村子的指控。由于该省省督新近才走马上任，他很乐意人们向他提出此类控告，因为这种控告可带给他钱财。此外，他要求的只是罚款；他不强迫任何人抛弃基督教，也不强迫其崇拜偶像：他只下令聚会要更秘密，国王禁止的宗教的外在标记如十字架、念珠、圣牌等物件要更小心地藏起来。

迫使基督徒交付罚款是福音传播的巨大障碍。那些仅能糊口的穷人艰难地处于长期坐牢的威胁之下，因为在付清罚款和其他诉讼

费用之前，他们要一直被押在牢。倘无清偿能力（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他们就要准备在狱中煎熬多年。这就妨碍了大批偶像崇拜者归依基督教，也使不少基督徒不敢公开自己的信仰。由于害怕暴露并担心立刻被向国君告发，有时整个村子都拒不接待一名传教士。

尽管存在这种通常针对所有传教士，但尤其是针对我的控告，基督徒们对圣事的热情以及归依者人数却超过以往任何一年。我听取了 14011 名新信徒的忏悔，为 1077 名成年人和 955 名孩子施了洗。此外，我路过的一些村子里有许多异教徒邀我去看望他们，并且做好了受洗的准备。

上帝对我绵薄之力惠予施加的这些恩典，在去年 7 月曾被几名非基督徒的恶念所妨碍。在我快要到达一个住着许多基督徒家庭的村子时，我派人探问那里是否太平无事，能否前去拜访。省督治下的几名官吏当时正在村子里征税。但看管教堂的人没告诉我这一情况，只让人对我说，我最好在船上呆一阵子，在那里可以听教徒忏悔。当夜我听了许多人忏悔。但一个异教徒认出了我的几个讲授教理者，于是马上告诉省督治下的一位主要官吏，说村边有一名外国传教士。这名官员不想在夜里打草惊蛇，只在我船的周围布置了几名哨兵观察，以便在白天更有把握地抓住我。

一清早，有人来求我为邻船一个病危者做圣事。我进了这条船；但我刚开始听病人忏悔，那个以为我想逃走的官员就叫了起来，并让他那条船上的人把船划向我。我在的那条船的船主也划动双桨以便我躲开追捕。我幸亏不在自己那条船上，如果我在那里被抓住，他们就会拿走我做弥撒用的全套器具，我的祭服、大批宗教书籍以及供养讲授教理者的必要给养。

在官员追捕我时，讲授教理者们把我的船驶到了安全所在。他们把我做弥撒用的器具和书籍委托给信仰基督的渔民保管，随后分散到新入教者们的几条船上观察我的处境并考虑所能采取的措施。

但官员很快赶上了我坐的船。他和三名哨兵上了这条船不让我出走，随即问我自己那条船在哪里，我有多少信徒，做弥撒用的器具和书籍在哪里。因为我一言不发，有位女基督徒开了腔，她对官员说：“你们问一个对我们语言一知半解的可怜的外国人，这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吗？他看来根本不懂你们对他说的话。”

官员说了几句什么以后就准备把我移到他的船上以便把我带到省督那里。我这时觉得该开口了，便贴近他，凑在他耳边说我很穷，抓了我对他没有任何好处；还问他是否愿意悄悄收下一小笔款子——基督徒们为把我救出困境是绝不会不出这点钱的。他欣赏这一建议，并以当场给他八两银子成交。后来我把钱还给了当时出过钱的人，因为我不愿成为任何人的负担。

这是我到东京以来第二次被抓住。上帝不容许更麻烦的事降临在我头上。我当时担心像我们一位神父那样遭到严厉对待：这位神父不久前被捕后被带到省督那里并被国王下令逐出王国。一名多明我会神父去年也遭到同样命运。几名东京神父在窄小的牢房里被囚禁了好几个月，直至缴付了可观的赎金才得以脱身。如果上帝留下我做其他工作，我要赞美它的圣名。我听凭上帝处置，为了上天的荣光和这个民族的永福，我甘愿承受上帝乐于命令我所做的一切。

3. 传教士勒鲁瓦耶神父的第三封信

(1714 年于东京)

这里的基督徒原本生活得很太平，但国王 1712 年 5 月 10 日发布的敕令使他们陷于极度烦躁不安。传教士们只得藏匿起来，无法去拜访新信徒。我修会一位名叫庇一沙勿略 (Pie-Xavier) 的助理传教士 (他是东京人，是我们一个讲授教理者) 和奥朗 (Auren) 主教的三个讲授教理者在敕令公布前几天已经被捕。他们多次遭到杖击，膝盖上也被狠狠敲打；至今他们仍在狱中，看来很像要被至死关在狱中了。有人肯定地说，国王是在他母亲 (她笃信佛教) 和一位很有势力的文官再三请求下发布这道敕令的。

这道新敕令引起的最大轰动是奥朗主教、巴西莱 (Basilée) 主教以及与我同来东京的基赞 (Guizain) 先生的离去。他们原先是以法国贸易公司经纪人身份在此公开活动的。大家知道他们是基督徒的首领，但在以前的敕令中从未提及他们。但这次敕令特别提到他们，而且有一道命令给南方省省督，令其把他们逐出王国并永远不准回来。他们曾给某些大人物送了重礼，后者许诺为其效力，但仍无济于事。省督欠这几位高级教士七百两银子，这是他一次急需时向他们借的。省督很高兴可以不还债，这促使他迅速执行宫廷命令。我们原以为他们不会让八十多岁的奥朗主教去经受海上风暴而会让他在这一安度余生；可他们根本不考虑他的年纪。人们造了两条船运送他们；麻烦的是配备水手和船长。一艘来自马德拉斯但在东京湾搁

浅的英国船解决了这一难题。英国军官们正设法打道回府，所以很高兴找到这一机会。高级教士们在 Hien 上了船，从这里可能被带到了暹罗。

他们在不同地方拥有的大量地产连同地契及住宅内的财物均被扣押。他们在 Hien 的修道院、花园、池塘等等都被交给了负责把他们逐出王国的 Hien 地方官。他们用三十根银条购买的坐落在院子里的一座漂亮房屋因一位信奉基督的太太的照应而得以保全，这位太太声称这幢房子是她出租的。人们把他们的文件、书籍和其他类似物品都运到了宫中；这些东西后来归还了他们。这几位高级教士在此地被视为富翁，而他们也不隐瞒得到的钱财，以便让人确信他们到东京并非为了谋生。

敕令中最堪忧虑的一项条款是：基督徒一旦被揭发，将被罚银六十两——此款用以奖励揭发者。这一奖赏使异教徒非常关注捉拿基督徒和传教士。因此人人设法躲藏起来。至于我，我和几名讲授教理者藏身于我所在地区的森林中等待时机。基督徒们到这里来找我。令我宽慰的是至今我仍能每天做弥撒，这对其他几位传教士来说是是不可能的。

王国中发生的一场普遍饥荒甚至使异教徒也说这是上帝的惩罚，每当迫害基督徒，上帝便惩罚这个王国。这种想法使许多村子里的新信徒获得了喘息时机。

由于最近这道敕令与以往的敕令一样都从未称基督教为“上帝教”或“天主教”而只是在“Hoalang 教”即“葡萄牙教”名下将其禁止，所以，地方官若想善待某个基督徒，就在这两种名称上做文章。下面便是最近一个例证：一位极阔的太太召集了二百多名基督徒为其母亲送葬，村长马上去找省督，控告她信奉国王刚禁止的“葡萄牙教”。这位太太在被法庭传讯时答道除了“上帝教”外，人们永远不能证明她还信奉其他宗教。省督对这一回答表示满意，而且还命人鞭打控告者，因为他无法提供她信奉“葡萄牙教”的任何证据。但是信奉异教的多数大臣不接受名称上这一区别，认为这是用以逃避国

王敕令的钻牛角尖的手法。以上是这个正遭受折磨的传教区的现状。我把它托付于你神圣的祈祷。

附言：此信写好后我们获悉，只有奥朗主教去了暹罗，而巴西莱主教和基赞先生则中途在又安省下了船并躲到一个信奉基督的村子，教士和讲授教理者们在那里为他们准备了一个藏身之地。

4. 综述 这是从一篇意大利文及一篇葡萄牙文回忆录中摘录的关于东京王国掀起的迫害基督徒的情况 以及为了信仰而在那里遇难的两位耶稣会传教士和九名东京基督徒的情况。)

1721 年东京爆发的迫害是基督教在这个王国遭受过的最残酷的迫害之一。读了这篇综述后人们可对此作出判断；大家从中将看到宗教被禁止，传教士和基督徒被追究、囚禁、拷打并在刽子手的镣铐下死去，而这一切仅仅因为他们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拒绝践踏受难耶稣令人崇拜的形象。这便是近年来吸引了一个伟大民族所有注意力的景象，它也使基督耶稣勇敢的忏悔师们获得了不朽桂冠。我们在此转述的只是得自公众舆论的内容，而且一些值得信赖的人可为之作证。人们疏漏了这些杰出的新信徒死亡时许多感人肺腑的情景，因为为躲避士兵搜查而被迫藏匿起来的传教士们并无予以确切调查的自由。

作为东方最繁荣地区之一的东京传教区曾是而且依然是最受迫害的地方。不过近年来它似乎比较平静；福音传播者工作中遇到的麻烦少了些，其工作成果也与其投入的热情相称。无数生灵从魔鬼手中被夺了回来，而且大批走上了基督指引的正道。此种平静不会长期延续的；魔鬼不会平静地看着那么多被诱惑者从地狱中脱

险。

魔鬼使用的工具是一个信仰已被其心灵堕落彻底败坏的女基督徒。她住在一个名叫 Kesat 的小镇上，此地有许多热忱的基督徒。她极端的放荡和生活的不轨在镇上成为一大丑闻。为使她重返永福之路，人们轮番使用规劝、指责以至威胁，但均不见效。鉴于她过分放纵，信徒们最后再也不愿与她来往，传教士也剥夺她参与圣事的权利，直至她重新过比较道德的生活。这个可鄙的人把治病良言当成毒药，继而又叛教并决心不择手段地彻底破坏基督教，从而使她陷入了更深的罪孽。她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一个叛教者，还告诉了她另一个不信教的憎恨基督教名声的情夫。他们商定向名叫 Chua 的王国摄政递交诉状，起诉要点如下：

1. 基督徒埃马纽埃尔·费约克 (Emmanuel Phuoc) 及其父母不服从国王禁止葡萄牙教 (这是他们对基督教的称呼) 的敕令，公开保护两名传播该宗教的欧洲人，把他们藏在自己家里和村子里。
2. 这些欧洲人在村子里建造了一所教堂，向百姓讲授他们的宗教。
3. 百姓从王国各地成千上万地拥向这所教堂。
4. 欧洲人在其他许多小镇也建有教堂，地方官前来察访时却对此类混乱视而不见。这份诉状之后还有第二份诉状，但我们未得到副本。所能知道的是其中充满对基督教的斥骂及对传教士和新信徒的诬蔑。

Kesat 镇上的基督徒隐隐预感到有人向宫廷诬告了他们。因此，每次圣事罢，他们都把圣器、教堂的祭服及家中最珍贵的器物藏到安全之处。埃马纽埃尔·费约克预料即将响起的霹雳首先会落到他头上，因此把可能被不信教者亵渎或抢走的大部分物品藏了起来。其余不相信风暴就要降临的基督徒则动作迟缓，因而最后有点措手不及。

布夏莱利 (Buccharelli) 神父住在 Kesat。当获悉宫廷已派出三名官员和约一百名兵士来查验该镇时，他通知了基督徒徒。这一消息引起了普遍惊愕。迫害者就要到来，基督徒徒惊慌失措。有些人离家出走，另一些人留在家里，却不知如何是好。

布夏莱利神父和讲授教理者们勉强离开了小镇，但未能走远；而士兵们已经抵达，包围了小镇。与此同时，官员们派人从各个方向高声宣布禁止离镇，违者处死。这样，基督徒们整夜被围。

天刚启明，官员们进了镇，聚集在镇公所里。他们命令所有居民都到那里，随之传讯被告发是基督徒的人。他们从埃马纽埃尔开始传唤，但他已经失踪。于是又传唤他新人教的六名亲戚；他们一露面就被士兵捆绑起来。士兵先把他们关在镇公所内，随之把其他人打发了回去。迅速处理完这一切后，官员们在一群兵士跟随下洗劫了教堂和基督徒们的住宅。他们进入的第一幢住宅是埃马纽埃尔的家。由于他富名在外，所以洗劫者以为可捞点油水满足贪欲。可是他采取的预防措施使他们大失所望，后者两手空空地走了。

他们从这里直扑教堂，在那里仍发现了一些祭服及圣像，这是人们没来得及藏起来的。他们把这些物品搬到旁边一幢房子，它属于名叫 Luc Thu 的一名基督徒，此人后来荣幸地为基督耶稣献出了生命。由于他们认定他是一名基督教讲道者，所以残酷地虐待他，将其投入一间可怖的牢房，然后继续在多明我会教堂及已被他们监禁的基督徒家中抢掠。回到镇公所那间关着六名基督徒的屋子后，他们在其脚上上了镣铐，而且让其狱中拖着它们。三天后，他们撤离了 Kesat 小镇，还把六名囚徒带往宫廷。人们可以想像基督徒们是多么悲伤，他们眼看着教堂被亵渎，住宅被洗劫，还目睹了对一批新信徒的虐待，而后者罪名不过是眷恋自己的信仰！

囚徒们到了宫中便被带上法庭，人们在他们眼前摆放了几根沉重的铁链和各色刑具。官员把一个带耶稣像的十字架扔在地上，向他们宣称：如要活命并获得自由，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十字架踩在脚下。三名新信徒被此种恐怖景象吓坏了，他们懦弱而罪恶地服从了命令，捡回了一条命。其他人信仰坚定，他们被这种亵渎宗教的建议气得发抖，勇敢地甘愿领受酷刑，甘愿去死。人们马上在他们脖子和手、脚上戴上镣铐关押起来。官员们向摄政王汇报了 Kesat 之行并呈上在那里搜到的祭拜天主的一切物品。摄政王见状勃然大怒，令